印度议会选举正式拉开帷幕 昔日经济明星未能实现上次竞选承诺

这次，莫迪还能有5年的机会吗

■本报驻新德里记者 章华龙

4月11日，印度议会人民院选举正式拉开帷幕。按照印度选举委员会3月11日公布的选举流程，整个投票过程将持续到5月19日，并将于5月23日正式开始计票。

整个投票过程共分为7个阶段，分别为4月11日，18日，23日，29日，以及5月6日，12日与19日。

本届印度人民院选举将创下两项“世界之最”：其一，它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选举活动，预计将有9亿选民参与投票。其二，公开数据显示，本届选举耗资预计7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成本最高的一次选举。

据悉，在2014年的人民院选举中，印人党在全国各选区的543个席位中独得282席，其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以334席的绝对优势击败由国大党领导的“团结进步联盟”政府。所以，在本届选举中，谋求绝对多数实现单一政党执政将是印人党的首要目标。如遭遇反对党强势冲击而出现“悬浮议会”的局面，联合一个小党派进而占据人民院多数席位则是印人党的底线。

同时反对党国大党则秉持着一种破釜沉舟与开放的合作心态——只要能击败印人党，国大党似乎并不在乎在这届选举中自己的候选人能否出任总理。因而也曾有印度分析人士指出，本届选举中国大党的核心诉求并非单一组阁建立政府，而是中止印人党连续单一政党执政，待下一次选举中国大党羽翼丰满再寻求强势回归。

为实现各自目的，印人党，国大党以及一些举足轻重的重要地方党派使出浑身解数，谋求更大的民意支持。

对于印人党而言，主要竞选策略是梳理在总理莫迪的带领下，印度过去5年内各领域的发展成就。而对于由年仅48岁的新任党魁拉胡尔·甘地领导的国大党而言，在力争为莫迪政府过去5年的政绩“找茬”的同时，向选民勾勒未来发展蓝图则是重点。

此外，北方邦的政党，如“大众社会党”与社会党，则是力争尽可能依托“票仓”北方邦争取更多人民院席位，实现选举中的“四两拨千斤”，从地方走向中央。

在2014年的大选中，依托在古吉拉特邦担任首席部长期间取得的瞩目政绩，莫迪以耀眼政治新星姿态一举问鼎印度政治塔尖。在莫迪治下，古吉拉特邦曾被《经济学人》杂志称为“印度的广东”。莫迪在古邦执政期间高度强调“小政府”，提倡私有化和市场化，放松经济管制。同时，大力推进农业与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这均成为莫迪能够在大选中脱颖而出的“王牌”。

反观过去5年，莫迪执政印度的风格与在古邦强调“小政府”的风格发生巨大转变。他倡导中央政府行政的“高度中心化”。在这种思维下，莫迪首先以“反腐与反恐怖主义”的名义在2016年11月8日推出了“废钞法案”。一夜之间在市面流通的所有500与1000卢比面值的钞票成为废纸，大量小型企业的运作陷入瘫痪，加之在2017年国际油价开始反弹，印度GDP增速放缓，石油红利不再，印度经济遭遇巨大压力，短期内印度失业人数达数百万。来自央行等核心政府部门及民间的斥责声不断。时任央行行长的著名经济学家拉詹甚至公开表示自己作为央行行长竟是最后一个知道“废钞”法令的人。

在这样负面的舆论背景下，莫迪出于印度长远经济发展考虑，于2017年3月推出了旨在统一国内税制的《商品服务税法案》，彻底捋顺了中央与地税制度，进而营造了更好的营商环境。然而，这项法案却因短期内给经济带来的阵痛而饱受诟病，加之失业率居高不下，昔日莫迪手中的这张经济王牌成为了自己在大选中的短板。

在竞选拉票阶段，莫迪可谓“花样”百出，先是在3月27日以“国家安全”名义通过电视讲话宣布印度成功试射反卫星导弹成为世界太空强国。之后，印人党还谋求通过在4月5日上映宝莱坞电影《总理莫迪》实现拉票宣传，但在国大党公开投诉后被选举委员会勒令推迟至5月19日投票结束后上映。近日还有报道称，莫迪给5名卫生工人公开洗脚“作秀”，却遭到卫生工人喊话：别给我们洗脚，给我们工作和薪水。

为弥补经济领域短板，莫迪4月8日还在新德里发表声明承诺，将投入100万亿卢比用于基建，以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同时还重申到2022年使农民收入翻番的承诺。8日公布的印人党竞选宣言明确提出，要建设“新印度”，打造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在2030年以前将印度建设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GDP在2025年以前超过5万亿美元，2032年以前超过10万亿美元。

但国大党对此嗤之以鼻，批评莫迪没有兑现2014年竞选中许下的每年创造1000万个工作岗位的承诺。面对莫迪在本次大选中再度许下的经济发展承诺，印度选民是否会再度给他一个五年？ **（本报新德里4月10日专电）**

印度反对党成立“反莫迪联盟”，其领导人包括：拉胡尔的母亲索尼娅·甘地（左三）、马亚瓦蒂（左四）、班纳吉（左五）以及拉胡尔（左六）。 **视觉中国**

拉胡尔，最强大的挑战者

两位女性候选人率领的政党可能成关键少数

■本报驻新德里记者 章华龙

4月9日，《印度时报》以“命运之子还是徒有其表”为题介绍国大党主席拉胡尔·甘地。这位出身于印度著名政治家族的48岁政客，自其从政伊始便被贴上“王公子弟”标签。目前，拉胡尔正向总理宝座发起最后冲刺，是莫迪的最大挑战者。

此外，印度政坛从不是男性的天下，在本届大选中两位女性候选人格外耀眼。

一位是曾任印度铁道部长、现任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的马马塔·班纳吉，她现年64岁，是孟加拉裔的印度政治家，同时也是批判莫迪政府最激烈的候选人之一。

另外一名则是拥有“达利特女王”（达利特意为贱民）之称的北方邦大众社会党主席马亚瓦蒂。她出身“贫贱”，但凭借自己努力成为政坛领袖。

历经挫折，拉胡尔走向成熟

拉胡尔的父亲是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母亲则是国大党前主席索尼娅·甘地，拉胡尔本人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生，曾在伦敦的一家咨询公司工作，随后又在孟买创立一家技术外包公司。很显然，从政并非拉胡尔的首选。但在母亲索尼娅·甘地以及前总理曼莫汉·辛格的压力下，拉胡尔于2017年12月4日提交国大党主席的提名申请，并于同年12月11日正式上任。

此前，拉胡尔的从政生涯并不顺畅。相较于2009年国大党在其母带领下赢得206席，国大党在拉胡尔的率领下在2014年选举中仅获得44席。

不过，2018年12月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拉胡尔率领的国大党一举拿下拉贾斯坦邦、中央邦以及恰蒂斯格尔邦的地方议会选举，对莫迪率领的印人党造成重创，这也让拉胡尔在公众面前突然成为“严肃的竞争者”。

事实上，在2014年大选严重失利后，拉胡尔在党内元老支持下大有卧薪尝胆、谋求振兴的劲头。他一改过去给外界“不善表达”与“无心政治”的印象，剃去络腮胡，屡屡通过约470万粉丝的推特账户针砭时弊，对执政党的政策施以集幽默与辛辣于一体的批判。不善演讲的他也开始频频在公开场合口若悬河。

去年7月20日，在人民院针对莫迪不信任动议的一次长达12小时的辩论中，拉胡尔结束在台上对莫迪的猛轰后，下场给了莫迪一个“熊抱”，此举极大改变了拉胡尔在公众眼中的形象。

如今，拉胡尔宣布如国大党能够胜出，将确保穷人享受最低收入保障，也再不会有人挨饿与受穷。对于这位华丽转型的政坛新星，印度选民是否给他一个带领国大党重新执掌国家的机会，一个月后将揭晓。

女性候选人实力不容小觑

印度前铁道部长、现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马马塔·班纳吉是“草根国大党”主席，一直寻求在印度打造一个反莫迪政党联盟。在近期的竞选活动中，班纳吉公开称莫迪是“法西斯分子”，并质问：“莫迪先生，你在过去五年做了什么？你在恐吓人民，掠夺国家。你许诺提高就业却创下了过去45年来的最高失业率。”她还呼吁选民通过投票让莫迪远离权力。

马亚瓦蒂则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位低种姓首席部长，她的从政生涯充满了赞扬与批评。她在代表党派筹资方面受到广为称赞，但也因贪腐饱受批评。不久前，马亚瓦蒂领导的大众社会党与亚达夫率领的社会党宣布结盟，如此二者拥有北方邦80个人民院议席中的50至55席，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联盟并未邀请国大党加入。马亚瓦蒂还表示：“印度需要这个联盟来对抗印人党，我们要将印人党扫出北方邦。”

如此一来，如在选举中形成国大党与印人党均得不到半数以上席位的“悬浮议会”时，那么马亚瓦蒂的联盟将举足轻重。

（本报新德里4月10日专电）

负责管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选举活动

印度选举委员会如何运作

■本报驻新德里记者 章华龙

随着印度步入“大选季”，印度选举委员会这个肩负着组织与监督选举重任的机构再度进入公众视野。

据悉，印度人民院选举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选举，预计将有9亿选民参加。时间紧，参与人数又多，那么选举委员会如何开展选举呢？

印度选举委员会是专职负责选举事务的常设委员会。由首席选举专员和由总统临时决定的选举专员组成。首席选举专员和选举专员都由总统任命。其中，首席选举专员负责委员会工作，委员会负责监督、指导和组织人民院、邦议会、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事宜和选民名单的编造。

是否有专门的工作团队和充足人手？

印度选举委员会在首都新德里设有专门的秘书处，但这个秘书处的人力并不足以开展选举工作，特别是对于辐射范围覆盖全印的人民院选举。据悉，选举委员会秘书处在选举专员，总干事，干事，高级首席秘书，首席秘书，次长，区域官员等各级别共设有约400名工作人员。其中，选举专员，总干事与干事的人选通常由公务员管理部门的专门代表团任命，其余级别工作人员则是选举委员会的永久工作人员。

选举委员会总部的主要任务是对选举进行监管。包括选举筹备、选民名单审核以及投票计票等大量工作是在各选区当地开展的，这意味着委员会需要各邦政府的协助。根据印度《宪法》第324款，总统或一邦邦长有义务向选举委员会开展选举工作提供所有必要的工作人员。

在地方执行选举的机构通常包括由高级政府官员担任的首席选举官，地方选举官，选举注册官，助理选举注册官等构成。在2014年的人民院选举中，包括地方警察与中央准军事部队在内的近1000万人参与到工作中。

对本次选举采取了多少次监管行动？

根据《人民代表法令》，所有参与到地方邦选举工作中的人员，都应由选举委员会指派，并接受委员会的监管与约束。举例来说，一名地方警察自选举日期公布之日起至选举结束，都要接受委员会的监督与管理。在选举过程中，各邦首席秘书，内政秘书以及警察署长也都接受选举委员会的监管与约束。

2000年，选举委员会与中央政府就委员会对选举机构的监管范围达成一致。具体包括：对任何玩忽职守的官员或警务人员进行停职；对相关官员或警务人员进行调离，回归原单位，并向原单位适当报告；对不服从命令或玩忽职守人员，向相关职能机构提出处理建议等。

自3月10日起，除在西孟加拉邦调离4名警官外，选举委员会还对一些重量级人物采取了行动。比如，因违抗命令拒绝调离情报总干事文卡特斯瓦拉等人员，安得拉邦首席秘书钱德拉被选举委员会撤职；另一个案例是，贾坎德邦警署副署长因被举报偏向性执法而被调离至新德里的邦居民代表办公室。

此外，选举委员会对执政党也有着较强的约束。按照规定，自选举日期公布之日起，执政党不得再以颁布新政策等影响民意的方式拉票，但涉及国家安全等议题的除外，这也是为什么印度总理莫迪在3月27日以国家安全名义宣布反卫星导弹试验成功，反对党国大党公开指责此举具有拉票嫌疑，选举委员会也对此表示惊讶的原因。首席选举专员阿罗拉要求对莫迪的讲话内容认真分析，最后选举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对莫迪“网开一面”。

但是，印人党通过宝莱坞推出的电影《总理莫迪》则没那么幸运，这部原计划4月5日上映的电影自预告片在“youtube”上发布起就有巨大点击量。但这部电影招致了国大党的强烈抵制，并要求将电影推迟至5月19日选举投票后上映。国大党明确表示：“这是一项政治手段，我们已经告知选举委员会，不应允许这样做。”在选举委员会的干预下，这部电影延迟上映。

（本报新德里4月10日专电）

行走世界

在戈兰高地当回“战地记者”

■五 谷

到以色列旅游，特意要求去戈兰高地。从酒店到戈兰高地的本塔尔山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路途中，我问导游，以色列安全吗？有恐怖袭击发生吗？华裔导游自豪地说，以色列安全。

上世纪70年代，女强人梅厄夫人出任总理，推行“以恐怖反恐怖”的方针，对任何杀害以色列国民的行为以牙还牙。凡有恐怖事件发生，不论凶手逃到何处，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总能找到凶手，格杀勿论。不止如此，凶手的上级、下线、后援也都统统清除。2004年为清除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摩萨德发射了3枚导弹，将亚辛炸得粉身碎骨。

戈兰高地面积有1800平方公里，其中1200平方公里在以色列控制下，叙利亚控制了600平方公里。历史上戈兰高地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它是中东地区的“水塔”，每年年降水量约500-800毫米，高地上还有大大小小16个湖泊，以色列40%的水源来自这个地区。戈兰高地先后被亚摩利人、阿兰人、亚述人、巴比伦人及波斯人占领过，古代以色列人在戈兰高地生活的遗迹最迟到公元749年，那一年发生大地震，在戈兰高地上居住的人全部丧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戈兰高地隶属于法国委任统治地叙利亚，1941年独立后的叙利亚拥有戈兰高地主权。直至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在占领埃及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后，占领戈兰高地。叙利亚撤走守军，大部分叙居民纷纷逃离戈兰高地。

本塔尔山山顶有联合国停火观察员的哨所。远处是白雪皑皑的黑蒙山，山下一马平川。一条公路把以色列和叙利亚隔开，一边是蔚蓝色的加利利湖和绿树环绕的犹太人定居点，一边是叙利亚平坦的土地。站在山顶真切感受到戈兰高地对以色列和叙利亚的重要性：控制了高地就能对以色列的生命之湖——加利利湖造成威胁。高地上竖着一块牌子，写着从本塔尔山向北到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只有60公里，向南至耶路撒冷155公里，向东到约旦首都也仅135公里。

导游指着下面的土地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叙以两国近1000辆坦克就在这里血战！1973年10月6日，星期六，犹太教赎罪日，一个不工作、不喝酒，甚至不吃饭不喝水的日子，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埃及要从以色列手中收复西奈半岛，叙利亚要收复戈兰高地。叙利亚军队在1000门火炮的支援下，出动了800辆苏T-55和T-62主战坦克。而以色列在戈兰高地只有170辆坦克和60门火炮，但凭借着战前修筑的长500公里宽6米深9米的“戈兰壕”，以色列成功阻挡了叙利亚军队的猛烈进攻。以色列第七装甲旅以一个旅的兵力，不足100辆坦克，阻挡叙利亚一个机械步兵师和一个装甲师700辆坦克的进攻。惨烈的战争在高地下持续了4天，至10日中午，叙利亚700多辆坦克被摧毁和俘虏，3500多名士兵阵亡，叙军被迫退回开战前的边界。以色列坦克全部被摧毁，700多名军官和士兵战死。坦克战规模之大和死伤之惨烈为二战后所罕见，所以这一带被史家称为“眼泪谷”。

本塔尔山如今是以色列著名的旅游景点。山上依旧有战争痕迹：通向山里的坑道，石头垒的掩蔽体和纵横交叉的战壕。战壕里散站一些钢板做的以色列“士兵”，或持枪瞄准前方，或盯着潜望镜。当了30多年记者编辑的我，到过不少工厂，去过不少乡村，还是第一次上战场。虽然没有硝烟，我还是跳到战壕，像举机关枪一样端着相机，装模作样，让朋友帮忙拍了几张“战地记者”造型的照片。

突然，“轰”，闷雷一样的声音。导游说：“炮声，叙利亚境内的。”游客们照样嘻嘻哈哈，争着与观察哨里两位联合国士兵合影，他俩也十分乐意，吹着口哨听凭摆布。

山路两侧，艺术家们用废弃的坦克打造了许多铁皮雕塑：恐龙、蚂蚱、蝴蝶、蜜蜂、兔子、尖鼻子的卡通人物……戈兰高地已经30多年没有战争了，但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着这片土地，阿以冲突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不久前，3月25日，特朗普签署公告，宣布美国正式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下一步局势将会如何演变？人们拭目以待。

一周封面

《时代》4月14日

拜登的麻烦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很可能成为民主党在2020年大选的领跑者，但最近他遇到了一些麻烦。几位女士公开批评拜登与她们过于亲密，有许多不必要的身体接触。但有人认为，拜登不是有意去侵犯女性，过于亲昵只是老派人的正常作风。4月3日，拜登在推特上发表声明：“社会规范正在发生变化。政治对我来说是建立联系，但现在我会注意保持距离。”

《国家》4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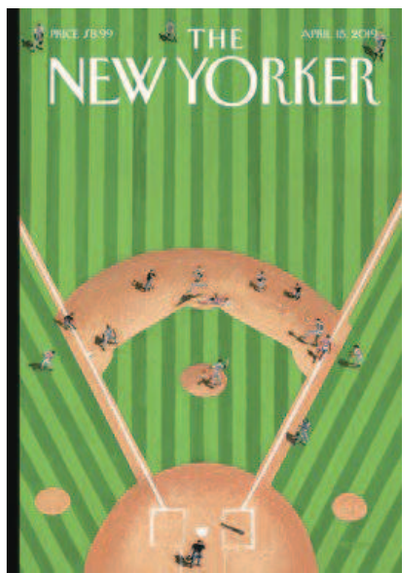
黑人母亲的生活

作为生活在美国的黑人母亲，她们养育孩子需要承担更多的压力和恐惧。近年来，数十位黑人父母不得不站到摄像机前发声，他们的孩子因警察的暴力执法而被杀害。黑人父母最深切的忧虑，莫过于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而特朗普的执政，使这种威胁更为严重。

《经济学人》4月6日

重新设计生命

重新设计生命的能力代表了人类与地球生物互动的方式发生根本变化。这种“合成生物学”意味着基因就像文字处理器中的文本一样，能够从头开始编写并“复制粘贴”。未来，人们可能制造出猩猩附身般的大力士，也可能制造出没有悲伤的人。



《纽约客》4月15日

资深棒球迷

马克·厄里克森为《纽约客》封面画画已有20余载。本周，他又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创作领域——棒球赛。在旧金山湾区长大的马克，8岁那年疯狂爱上了棒球，他会去烛台球场观赛，或在家收听广播。在看报时，他会用记号笔草草画出球员们的轮廓。众所周知，他是洛杉矶巨人队的铁杆球迷。